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二

論語九

子罕篇

子罕言章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個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個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傅會害道不小矣

陳卧子云遺事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僞故罕言仁又云言仁極于宋氏之講學先生

曰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其病只陰服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爲也淺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淺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况黨人又不覿面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尷尬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

陸稼書云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病一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末與圈內承

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側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

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僅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卻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先生曰看書甚確但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爲譽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耳

子曰麻冕禮也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于流俗中強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興起之說以禮柴柵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摘僻之譏與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

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撰出可以意為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與聖人予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也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

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有謂苟有所存皆有所滯無善惡之殊先生曰祖陸九淵善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

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毋豈道理執著不落色相之謂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了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

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就不統稱惟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温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為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曲折甚多時

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

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為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

謂毫無所知也卽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此節要通才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卽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于理不通卽夫子自贊其淨名圓妙亦于文不通矣

萬曆間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辨易明廣川

先生實講謙言無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淺微之未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眞知卻早已墮落禪家坑塹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爲闢禪之通病也先生晚年與人書尋五燈會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可知其于儒者之學亦止作文章用耳自古文人無當于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者誰能一洗此弊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教即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候也然顏子入道功候源流已盡于此

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謬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徹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于虛自己融會不攏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于禪宗後謬出于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為害則一也

或謂喟然固爲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遂謂之淺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比擬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從贊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為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為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

道矣雖註原有淺知道之無窮無方而嘆之數語然曰淺知而歎之正指喟然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淺知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爲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脚非爲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脚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末始繳之曰此顔子淺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于喟歎悟時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會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睽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爲杳邈之物將文禮畢還實功輕卻等諸敲門棄磚而好畸者并欲從末由眞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相率

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書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淺之過試平心將通章首尾相照就顔子進時說比喻淺處說便覺明實書固有淺看而反深者此類是也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實功是已葛屺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仰鑽瞻忽是猶欲爲之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眞實之見非末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仰高堅前後之說引釋解儒皆首節贊道之說啓之嗚呼復所卓吾恠僻亂常

爲程朱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無過高偏無之弊吧瞻講學又矯古說而過焉作俑流猶功不揜罪此外之嘵嘵置喙者益無暇縷辨予懼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歆之者也故預爲摘出以明正學先生曰此論似是而非亦有意闢禪悟而欲卑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

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孫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未由爲仍即高堅前後者因落邪禪即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誑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

也至龍谿所謂眞實之見屺瞻所分叅提資助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于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爲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瞻忽

其說之離註杜撰不足論巳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爲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却賴夫子之敎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巳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巳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脉自貫今于首節先離卻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畱夫子作次節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敎有何離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

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蓋方體便有顏
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
節中顏子工夫自已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
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
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
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
弟子皆從事于此不是爲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
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
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
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
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

可聞曾子之眞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卻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卽首節亦是實得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已進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卽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

予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功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惝恍固落孤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迷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

次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卻是

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
學之得力處體出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
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
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為顏子而設即顏子
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
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為我
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
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
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

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著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會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人輒云文禮本我自有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

以文約禮纔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權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一串說不如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于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到此地位功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末由正有進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匵口中原平說藏沽兩端即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問語時

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耳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

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見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契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賈更高非衰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歉于玉只能盡待賈之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是守株

傲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後儒屢聘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退而高蹈異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碔砆閶門謗誚燒料玉簪價還透反賣不得耳

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衒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箴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成珠且試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鵲是

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歌雍他止欲僭其聲容儀物之備矣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雍徹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件講不得

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箇樂正便說箇雅頌得所兩件一

時同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
樂正也
有謂孔子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季札觀樂于魯
聞雅頌而嘆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豈有遽
亂之理孔子反魯之後只是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耳
故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先生曰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修詩
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
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
楚娶混而爲一以選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我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

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何人究極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考之以其猶近于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夢揣其淆亂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

先儒卽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据未嘗臆度懸斷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爲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爲與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註中殘闕失次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音節篇章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

有謂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先生曰此是源流遞變然工鼓匏吹與謳謠同發于自然未必因詩而有樂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

道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

夫子之言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嘗瞥倏然止是佛老見處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觸礙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遁也其弊總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愼獨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也

下面一畫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章之旨

此章人必不肯及道字皆表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滌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剽襲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巳矣有正之者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然莫如道字渾全猶鶻突在又有謂如斯斯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則已成兩件蓋聖人

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

明明言道卻云不可鑿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明明就川言道卻云不可著川此即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書理湊閙矣正朱子所謂如猜啞謎又不可說破自有箇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

心傳呵佛罵祖靡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梢學究秀才越沒巴鼻弄成不尷尬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與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

子曰衣敝縕袍章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遷四字

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

子曰歲寒章

爲松栢者與知松栢者各有本分事若松栢意中有一

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决非松栢矣松栢

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栢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栢無

加損也松栢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栢

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時節獨行

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

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
出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嶔崟欹崎間奇蹇艱澁人力又從
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讀之令人悲然故是豪士
負氣耳亦梢鯉魚終被蟄蘁浸殺聖賢正於此處自
修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嘮嘈一餉也

子曰智者不惑章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
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唐
亦幾治平曹操馮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
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眞知仁勇自然不惑懼憂必

到不惑懼憂此方成其爲知仁勇

子曰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龍山權術未嘗不援据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于是非邪正畧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所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遮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

能爲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

權是秤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

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誤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亦可不必到權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箇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别恐學者鶻突大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定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于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或以可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

腐儒所說愈堅迴些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上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止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卻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為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涉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詩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為郝敬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固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為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爾

夫駉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廓而反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泆思無窮乃精

有謂詩三百篇聖人未嘗不責其一言之無當而鄭衛之不廢何歟先儒閗以為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先生曰此說本之陽明以已之淺識反疑古人輕于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信矣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辟此見先王採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迹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共廢俱于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掩不相假處即天

子之事三代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删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然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删惡事以杜奸何爲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曲著其象耶其意總欲叛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自悖于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滋可痛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三

論語十

鄉黨篇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第二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解只作相對酬談失其義矣

侃侃誾誾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

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于擇蹐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從踧踖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二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云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說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第六節

裼裘之制謂聖人畢竟與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牣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任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與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第七節

齊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有二字見聖人誠意精思

第八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化者妙于形容聖人處喫飯著衣聖人亦如常人耳．若推求便為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食夫講究嗜人餚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饐餲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傾人不知此沒多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為之亦復精絕豈枉費易牙所能髣髴毫末者耶

第十二節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廐焚而不問馬耳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第十四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于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于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纔有可盡而不至于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種車馬

舉其極重者言耳

第十五節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須知聖人之變與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瑣瑣碎碎分明畫出聖人様子

第十六節

升車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第十七節

有云聖人一龍一蛇終其身不遇禍患者時爲之也故變文以況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先生曰聖人圖

無非時若以此况聖之時却看得時字小樣

有云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爲夫不潛者之不足以藏身也先生曰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一藏身處

周秦之際後機横發開後世權詐傾險學術其時高手就上面推出一種順逆先機不消犯手成火燄生蓮水面滚球作用陰符素書子房得之以興漢文景因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迴異殘殺不知由申韓管商而溯歸黃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之別耳于聖人修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

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

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四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論者輒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

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

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后來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遵王猶次義也

風俗日敝刦厥發於人心奢淫勢利儇巧浮薄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儉德為避傳相效慕爭借優市井之豪娛禮義廉恥之說視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晉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未之能也可為太息

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卻只在無行不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予曰孝哉閔子騫章

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

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
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
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
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
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
道耳嘗記溫寶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
小正為續娶費慮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
件填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婢唆教自立馬頭出
來兩邊閑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
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眞是淸官判斷不開然

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責備為人夫為人子者甚切凡有晚妻後母者俱當三復於斯

季路問事鬼神章

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知死竟

事鬼之道卽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爲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有謂幽明之理又所以爲死生之理先生曰此義不的

莫嘆人天竺國去也

有謂聖人知命無所不通學者但當守其可爲可知者

先生曰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爲可知處莫作兩概看

魯人爲長府章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於人情物理耳常情合理片言即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荊公極有氣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爲此也今見有質重人終日寡言從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爲人理一小事絮聒滿量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一介書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贊歎而長府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領廢

古之人君重一嚬一笑豈知老生嚬笑亦著實可重
耶善自珍惜

子曰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淺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
生不敬不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
終爲學非爲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
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着落顧麟士
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
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

參子貢是合看比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子貢到底合比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含含糊糊不知過不及箇態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意自見即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況并教子貢又賓中之實矣

近世儒者深懲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援引才高之人

而漢取謹厚之士以為差不走作然意思稍著偏陂則所取者半多承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為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顛廢往往便于庸人又是過不及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及帳算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有云冉求之聚斂是陽為季用而離季於民使其勢稍殺黨稍弱而謀不得成不是為季傾奪也先生曰冉有政事之材長于理財為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為之謀富足以為盡其職分不道此卻是聚斂附益也聚

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當冉有所爲來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爲季氏傾害則失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看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評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詭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絳灌而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根

從國策來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于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瘢求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陳臥子議濂雒門人皆稱質性甚美聞道甚正豈孔門皆下材而濂雒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附于不屑觀濂雒關閩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針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聞道許之也傳習錄

謂其門人于中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曰此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此於孔門之教更何如者而卧子又獨宗信之耶蓋卧子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有云回之所以近道者以其愚也先生曰並無此說乃老莊之見耳

有云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先生曰天命中安有愚之理大智若愚愚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

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通不足從也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者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肯行嚮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將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看註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漆雕開巳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曲爲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鳬脚將使二子其成一樣不尷尬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道只是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

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弒馮道之喪心從逆李贄皆以爲活佛聖人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卽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卽未嘗大任亦所謂大臣有不可則止何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

不可則止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求

具臣正爲無此一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頫與聞聖人之道故弒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鏬漏百出當被夫子一語駁翻亦烏得爲佞乎陸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爲務外其說至今足以惑人亦惟其佞也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禦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辭理之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責子路之語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淺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

自家笠子不端正輒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以見譏也秀才自忖是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爲未讀時何等人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覺此譏始得纔尚且失脚便是不曾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耳

見緊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覘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也此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

傾吐不是笑其無具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遯世無
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悻俗腸斷不至此聖人所
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
點爾何如一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蹉過葱嶺去
其下者硬塡天地堯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
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
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
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
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
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
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嘆曰句相照爲下

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皆此義也

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為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者一段說話已湔喉舌間却趑趄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為曲隱又不傲脫三子只看此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

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有謂點言是山川優游土苴經世先生曰禪子看得心體精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莫春游詠與堯舜事業不是兩境後人于聖學欠分明便看得此章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淸閒自在反不如三子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卻正是心體粗也又曰此正不是淸恬自樂故與憂世之心不是兩件
有謂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

耳先生曰只道得外面事卻怕差了裏面此語似大
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曾皙三問總爲與點何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含之亦
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晒
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末兩節問意含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
旨點自已印證非推敲三子也
末兩節問含之旨對與點看不對哂由看夫子所許皆
實許其爲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違耳非許
求赤之謙足爲國也